佛說德光太子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羊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菩薩五百人俱尒時賢者賴吒和羅止頓舍衛國盡夏三月更新具衣鉢著其被服與百新學比丘俱所作已辦共遊諸國往詣王舍大城靈鳥頂山於是賢者賴吒和羅行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賴吒和羅問世尊言菩薩大士奉行何等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致無動畏之慧超異之智發遣辯才光明徹照入一切智教授衆生令得解脫斷於狐疑以善權方便示一切智言行相應所問諸佛常以巧便得諸佛意一切所聞法皆能受持疾逮一切智尒時賢者賴吒和羅以偈讚歎問佛而說頌曰

云何菩薩滿所行　何謂所作而審諦
具足智慧功德願　今人中尊解說是
紫磨金色妙身體　為人中尊積上德
救濟擁護於衆生　願佛解說無上行

為如何得無盡智　無量總持上現道
云何致得平等行　解決衆人之孤疑
無數億劫樂生死　其意終不有懈猒
已見無數勤苦人　善權教授令開解
淨其佛國眷屬具　光明壽命衆亦尒
一切所云為寂寞　唯願世尊說上行
降魔官屬斷諸見　脫於愛欲度想行
云何講說經法義　願佛解說諸實行
端正姝好辯才足　為衆人說柔軟音
飽滿世間如時雨　願佛解說諸覺行
所說微妙如鶡隨　梵聲無礙明慧音
衆會渴仰於經法　便以甘露飽一切
若有欲學尊佛道　當勤精進志法行
如来所講志平等　唯願法王以時說
我欲聽說正真道　佛天中天知我意
今我不敢擾世尊　唯願善說無上行

佛告頼吒和羅善哉善哉乃問如来
如此之義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慈傷
諸天及世間人乃為當來諸菩薩施
令得護行頼吒和羅諦聽善思念之
當為汝說頼吒和羅言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佛言頼吒和羅菩薩有四事
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行平等

德光太子經

心而無諛諂二者等心於一切三者
解了空行四者如口所言身行亦尒
是為四事法菩薩疾得清淨行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得
安隱勸進何等為四一者得惣持二
者得善知識三者得法忍四者於戒
清淨所行平等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入
於塵勞勸悅生死法何等為四一者
菩薩示現佛身入於生死勸諸起滅
者令得喜悅法二者為說柔順之法
三者所有無所愛惜四者得不起法
忍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無
所愛著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著
家居舍宅二者出家菩薩不當貪財
利三者菩薩不求諸功德報四者菩
薩不當惜身命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於
法無猒足何等為四一者於戒無所
缺減二者習閑居野處三者奉四賢
聖之行四者得博聞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而得無

念普有所入何等為四一者令生善
處常值佛世二者聽受尊長教而無
諛諂三者樂受教命其心不著財利
四者得辯才入深法要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
行何等為四一者為菩薩行無傷害意
於人二者棄捐諛諂邪偽之行樂在
閑居三者一切所有施而不惜不望
其報四者晝夜常志求法見說法者
不求其短是為四事法菩薩摩訶薩
得清淨行佛尒時說偈言

其心不著塵垢法　即便無有惡瑕穢
志意不猒教論法　則能令致無上道
雖遇不賢常一心　普入邪行惡道本
出家學道无所惜　在於山間欲解脫
閑居寂寞無所起　其心不著財利色
捐棄軀體不惜命　行如師子無所畏
心得歡悅知猒足　譬如飛鳥無所畏
一切世間無有常　志求佛道大慧行
常樂獨處譬如犀　無有恐畏如師子
心不怖懅無塵志　若得供養无增損
捐去邪語及惡見　智了大行志解道
我為世間一切護　意為善權无放逸

信州太守編 [illegible]

意善持戒為衆道　心不亂著諸恩愛
謹順正行如救火　常求世尊上妙行
已脫於空無有想　種種具足審寂寞
所住靜然智慧明　得甘露味常歡悅
假使得佛覺道意　常為清淨无疑難
惣持辯才一其心　忍一切苦不想報
若有菩薩聞是行　欲求佛道當歡喜
常志精進離懈怠　了識無知意不害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自墮落何等為四一者菩薩憍慢而不恭敬為自墮落二者菩薩作無反復習於諛諂為自墮落三者菩薩求供養貪利為自墮落四者菩薩佞諂邪行求於供養為自墮落是為四事法菩薩為自墮落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墮邪塹何等為四一者懈怠為墮塹法二者無淨信三者起想四者見得供養者有嫉妬心是為菩薩四事墮邪塹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不當習四事法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與諸邪見人相習二者菩薩不當與誹謗正法

之人相習行三者菩薩不當與惡知
識相習四者菩薩不當與貪衣食人
相習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苦
痛之罪何等為四一者以智慧自貢
高懷憎嫉意二者心不歡悅無清淨
行三者不能忍辱但欲貪他人財物
四者謂有我人者法是為四事法菩
薩得苦痛之罪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自縛何
等為四一者菩薩喜輕慢於人是為
自縛二者菩薩行世間巧便起賈作
治生想是為自縛三者菩薩意不受
法慧為放逸行是為自縛四者菩薩
縛意住種姓是為自縛是為四事
佛告賴吒和羅後當來世學菩薩道
者當有是諸瑕穢無行人當供養諸
無行者諛諂人當供養諸諛諂者有
無智人當供養諸無智者貪求衣食
无有直心嫉妬種姓諛諂懷邪無質
朴心欺諸尊長及諸家室用供養故
還相誹謗意貪財利入諸郡國不念
說法以開解人亦無善權於衆人無

德光太子經 [illegible]

劉

智慧意自以為智見他人智慧為善
師便輕慢之設有無行者為破壞之
器還相求長短捨精進行為无智懈
怠不多念智慧還相壞法別離衆會
共結怨害轉共諍鬪謂他無行我承
法教不奉禁戒不欲聞法不行精進
生於貧窶之中在窮厄之家行作沙
門但憂求財利其所在處不能得安
何況乱志一心雖行佛功德續貪著
家室之利自謂我為沙門也佛言我
不謂是輩之人為行菩薩法如是等
人百千劫中不能得柔順法忍何況
欲得佛慧正覺之行佛言賴吒和羅
我不但謂是輩之人墮三道塹亦復
當墮八惡之處何等為八一者生在
邊地二者墮貧窮家三者所生之處
面目醜惡四者生於邪惡反善之家
五者生與惡知識會六者多疾病七
者所生處壽命短八者横死是為菩
薩八惡事墮於邪塹所以者何賴吒
和羅我不以口言作願以為菩薩不
以偽乱之人為清淨行不以諛諂為
菩薩行不以貪著衣食為供養佛不

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不以自見慧
行為斷疑垢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
意不謂多貪求者而得忽持不謂不
見誠諦之德而有罣号當得生善處
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得清淨身我
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我不謂非
至誠行者當得清淨也我不謂憍慢
者當得清潔意我不謂非知猒足者
當好法也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
法佛言賴吒和羅我不怨責外六師
也責此輩愚人處於外六師所以者
何所言各異所行不同為欺諸天及
世間人佛於是說偈言

無智憒乱為放逸　輕慢無敬多貪求
與塵垢會起欲想　是輩之人去道遠
貪求供養懈怠增　以無精進失淨信
便壞淨行亡正戒　犯禁法者失善道
生於貧家作沙門　在窮厄中求供養
辟如有人窮無物　從他債息求財產
貪供養故在閙居　在於彼住欲自達
得神通智辯才具　棄捐家室受所有
不見道住隨乱行　生於貧窮卑賤家
在醜惡中無力勢　墮於百萬愚癡地

德光太子經　[illegible]

[illegible]

作卑賤者無名德　意貪財利為放逸
後即生於大惡處　億劫之中無善跡
假使於道無貪利　諸天人民志得佛
隨藍之風不動人　用供養故不自成
無有功德仰於人　無精進意失善行
為壞乱教不承法　不能逮得慧道意
以至誠利致佛法　終不失行如道意
志願甚堅常清淨　所奉如應則為道
我求佛故無所惜　及施身命索經法
是輩捨法不精進　以於道法失句義
有大燈明無能見　我本求索善義說
適聞所教即奉行　斷絕一切諸愛欲
已聞種種佛法教　不能究竟一法句
非法行者何得道　辟如亦盲之道徑

佛告賴吒和羅乃往過去無央數劫長遠不可計無量不可思議尒時有佛号吉義如来無所著等正覺在世間教授佛天中天時有國王名頞真無佛言賴吒和羅其頞真無國王典主閻浮利天下廣長六十四万里時閻浮利有二万大城有億千家其頞真無王有大城名寶照明王所治處其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

以七寶為城南北出有八道所作審
諦具足尒時人壽十億那術歲
佛告賴吒和羅其王類真無有子名
曰德光端正殊好威神妙絕初始生
時自然有千藏出皆有七寶一一藏
中自然有諸國王寶其七寶高八丈
德光適生一切閻浮利人皆大歡喜
拘閉牢獄皆得解脫其德光太子適
生七日之中無智不博道俗悉具佛
語賴吒和羅於時淨居諸天中夜時
来到德光太子所語之言太子不當
為放逸之行於是德光太子從是已
来具足万歲之中初不睡眠亦不調
戲初不歌儛未曾作樂亦不行来不
出遊觀未曾貪身亦不念歌儛伎樂
不貪財利不念家居不著郡國亦無
所求一切所有無所愛惜如立一心
常在獨處以寂諸難得意少有無生
不死者身命不可保不相敬重天下
恩愛會當別離無有作導師者乱法
犯罪憂怖恐懼凡夫之士不知猒足以
愚癡力常喜諍鬪我今者為隨無
行之中我欲默然無為彼時太子獨

憂閑居無放逸意遠諸愛欲為等心
行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頞真無他域
之中有一大城名樂施財為德光太
子造南北行有八重八百交道以七
寶為城其城七重以七寶為帳皆以
白珠而瓔珞之一切諸欄楯間有八万
寶柱一切諸寶柱各有六万寶繩平相
交繫一切諸寶繩各有千四百億帶
絛若有風吹展轉相揩出百千伎樂
之音聲一切諸欄楯前各有五百采
女善鼓音樂皆工歌儛得第一伎所作
具足能歡悅一切天下諸國人王以
是供給德光太子王告諸采女曰汝
等捨諸因緣晝夜作諸伎樂以樂太
子令可其意無得使見不善之事一
切欄楯邊置諸施具飢者與飯渴者
與漿欲得車馬者與之欲得衣服華
香坐具舍宅燈火隨其所求供養具
金銀明月珠琉璃水精象馬一切諸
七寶瓔珞以給天下其城中央為德
光太子作七寶宮殿八重交露彼一
講堂上有四億牀座以給太子城中
有園觀生花樹寶樹其樹常生悉遍

覆盖佛語頼吒和羅其國觀中央有七寶浴池以四寶金銀水精琉璃為欄楯中有八百師子之頭其水由中八浴池其浴池中復有八百師子頭池水從中流出池中常生四種花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黃蓮花周匝有寶樹其樹皆有花實其浴池邊復有八百莊飾寶樹一切諸寶樹間各復有十二寶樹各以八十八寶鏤轉相連結風起吹樹轉相敲擊出百千種音聲諸浴池上皆有七寶交露帳德光太子在其中浴其講堂上有四十億七寶床座各敷五百坐具其中央敷一大七寶座敷八十億妙衣以為坐具座高五丈六尺德光太子在其上坐一切諸床座下各有香爐晝夜三叉火燒蜜香布諸好花以寶覆蓋垂金色蓮花殿上有明月珠帳垂八万明月珠出其光明普有所照一切諸樹上皆懸諸幡蓋一切諸國觀中各有九万明月珠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普遍佛國佛語頼吒和羅其國觀中有鴨鵝鶴鷞拘耆孔雀鴈鳥鴛

鶬鳩郍羅鳥鶡鶡鳥諸耆域鳥皆共
悲鳴有種種音聲以樂德光太子常
作五百味供具尒時一切房室中有
五百童男限年十六以上二十已還
皆悉童男都於諸國採擇得是諸童
男將入彼城皆悉巧黠無所不能皆
知天下諸所作為復將八十億童女
在其城中端正姝好年十六已上限至
二十皆工歌儛能令男子歡悅其所
語柔軟工談言語常如應時不長亦
不短不肥亦不瘦不白亦不黑口出
優鉢花香身出栴檀香皆如天上玉
女悉共同心皆悉圍繞德光太子鼓
樂絃歌於是德光太子心念言我今
自然得大怨家衆亂我清白之法我
今當作無所惜之行於是太子愁憂
不樂譬如有人所見拘繫心无所樂
德光太子亦如是也見諸采女伎樂
意無放逸亦不以為奇特亦不貪其
城郭亦不著車乘彼具足於千歲中
未曾愛色想亦不想聲香味細滑皆
除諸想常專志一心念言此為是我
怨家之衆我何特出是怨家中去而

得解脫為無放逸行尒時諸采女白
王頞真無太子不聽歌儛愁憂不樂
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頞真無與八万
小王俱往詣德光太子所悲泣涕出
愁憂不樂感絶躃地侍者即共扶持
王令起住為太子說偈言

願子且觀我諸寶　子初生時自然出
誰嬈汝者今語我　吾當重罪誅罰之
今且觀是如天上　我從子意之所欲
今者太子有何之　我能隨意令子得
視是諸欲淨好目　諸采女俱鼓樂聲
與共娛樂除其憂　悉工鼓音常喜笑
汝當聽是好音聲　所鼓伎樂相和悲
今正是意娛樂時　其池水中有蓮華
園觀中有華菓實　種種妙好無乱織
觀是第一自在智　可以喜樂一哀我
入池中洒自恣樂　中有蓮華青黃白
種種紅花光豐人　今子觀是何不樂
鸝鵝鸚鵡拘耆鵠　拘郍耆畐哀鸞聲
諸香白花辟如雪　孰聞是音不歡悅
明月講堂平等力　黃金琉璃為欄楯
諸所珍寶寂妙好　諸樹音聲出郍術
欄楯邊施用汝故　衆千采女鼓吹音

德光太子經　第十四張　本

亦聞玉女歌樂聲　子意何念而不悅
今太子等美姝好　可以娛樂聽我言
父母住此目淚出　子豈無哀愍我等
尒時德光太子以偈荅王言

彼持功德者　雖諸惡見言　我以猒苦樂
不貪無利欲　皆見於五道　生死諸人民
今當說解脫　父王聽我言　無有餉娩我
今吾當何說　我不貪於欲　云何樂歌俳
一切諸愛欲　我視如怨家　塵勞諸貪愛
隨人著五道　是諸采女輩　無覺癡樂之
為是諸魔事　隨人大繫縛　諸聖賢道士
常不讚歎是　習此愛欲者　為種因緣根
是采女身體　皮革如累連　筋骨相搘拄
如幻無正利　譬若如畫瓶　中盛滿不淨
譬如在塚閒　云何當樂此　所鼓音樂聲
無有亦無受　一切樂無諦　了此為不惑
若習於想念　便即失一心　隨塵勞音者
譬如癡老人　一切諸有樹　或有熾盛時
亦不可常得　或有元樂時　其果無有常
亦不常著樹　我以了如是　豈當盛短命
父母不可保　及兄弟妻婦　親里亦如是
臨終不自在　一切諸所有　如草上之露
不當縱其心　自恣為放逸　是意不可滿

辟若如大海 恩愛甚廣大 已得復重索
衆人貪欲故 各各而懈廢 無能缺減者
辟如須弥山 人以意為本 身命過去疾
辟如河水流 適合便復别 盡壞不久立
辟若如電現 貪著三界欲 則為无智黠
諸天来語我 無得為放逸 為菩薩行者
不貪諸所有 願欲得佛道 哀念衆人民
非以淫欲行 可以致佛道 其有愛貪欲
為心意作奴 便為自壊敗 不得立功德
我終不愛欲 亦無起瞋恚 如鳥墮羅網
云何得自在 現於悪思想 為還自縛身
意不得自在 為無利空聚 貪是恐懼身
辟如毒樹花 何所是人尊 謂度駃水者
觀視諸人民 流墮悪道者 為諍空无句
興起諸邪見 王當知我意 欲度脱此輩
不貪積偈法 疾得度無極 覺諸睡卧者
療治於疾疫 為除去憂患 令立歡悦跡
欲脱三千世 縛著音響者 為説善經義
飽滿久貪窮 調諸不成者 拔出於悪道
施盲得眼目 令聾者得聽 為造解脱燈
立智慧神通 令諸三界人 得三忍平等
為作慈哀雨 度諸雲霧岸 為一切衆人
現其光明焰 便持善覺意 令脱得蔭涼

道光[illegible]

劉

為雨諸醫藥　皆令得安隱　念是已父王
即便坐一心　吾於一切欲　無復志願求
但欲索佛道　用哀衆人故　於諸有貪欲
無復有志願　孰有智黠人　樂在於是中
云何犯禁忌　令人意迷亂　若因貪愛色
為墮大惡道　孰行佛道者　當復為放逸
人皆隨水流　我當令逆流　不可以言說
而致得佛道　當放慈哀光　照於一切人
我不貪愛欲　不縛著財物　我今願父王
不如與衆還　我欲棄衆會　及一切郡國
人多求可意　從是致疾病　制意不放逸
勝得億郡國　不可在愛欲　而致得佛道
若欲得無上　安隱快樂句　當詣大山中
在樹下而坐　習在於閑居　可得尊覺道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德光太子於講
堂上與諸放逸者俱其心穢猒之時
太子作三品行何等為三一者住立
二者經行三者坐禪棄捐睡卧具足
上行已得八住時太子夜半聞虛空
中聲淨居諸天咨嗟歎佛功德廣普具
足及歎法衆德光太子聞已衣毛為
竪即而墮淚愁憂不樂叉手以偈問
諸天言

我在厄難中　諸天願哀我　今日住聽言
我欲有所問　行在虛空中　為歎誰功德
我聞其音聲　其心為悲喜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諸天為王太子
德光說偈言
今世間有佛　太子不聞耶　佛号曰吉義
救濟衆擁護　奉行諸善本　開化尊功德
衆僧以學問　有億那術千
德光太子以偈問諸天言
我儻見世尊　云何知是佛　願說慈功德
欲知於正覺　假使往見佛　當問道如何
菩薩行何法　得為一切護
於是諸天為德光太子說偈言
頭髮軟妙好　英殊如右旋　其頂相威神
好辟如山巔　眉間相光明　威曜若日出
生妙如右旋　色好白如雪　覺意為清淨
目為紺青色　人中尊天子　顏色端正好
面目常和悅　放億無量光　普遍三千國
消滅諸惡道　佛口中牙齒　悉平等清淨
鮮潔如拘文　明如好樹光　無亂兩二十
合為是四十　口中舌妙好　還自覆其面
口所說妙言　今人意歡悅　常无諸欺諂
梵音甚清淨　佛之所講說　勝百千音樂

除寂諸狐疑　令人得利悅　種種德無乏
善權決道義　已解衆法花　為百千瓔珞
其地之音聲　為出天伎樂　譬如天音響
佛語亦如是　真陁羅鶡鶡　拘耆及[illegible]
鴈鶴及鸝鷀　鳩那羅問言　其音為如梵
柔軟甚和悅　無諂无有短　覺了一切義
英偽而懸絶　可諸智者意　清淨離誹謗
無有諸想願　善施行德義　不閒作瑕穢
彼法行正覺　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體
皆有種種色　手辟長出膝　七合皆為滿
其指纖長好　有若干妙絶　紫磨金色體
心如明月珠　着身毛軟好　上向如右旋
齊圓如隆起　馬藏寂不現　足下安平趾
其下有相輪　佛膝中政好　平等種種色
經行如龍王　為如師子步　行時默伍頭
諸根悉清淨　若人散花者　變成為花蓋
有增無減時　是為佛正法　若得利无利
勤苦與安樂　嗟歎及誹謗　其心無增減
譬若如蓮花　不著於泥水　正師子如是
無有與等者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國王太子德光
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踊躍歡
喜譬如貧窮飢凍之人得伏匿寶藏

德光太子經　第十九張　[illegible]

其人歡喜辟如盲人得眼目若如牢
獄繫囚得解脫其人歡喜王太子德
光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欣喜
如是於是國王太子德光念言如今
聞佛威神證明經法衆僧具足尊行
無缺在於生死為反邪行凡夫之士
多無反復貪身自見非是正行為居
家多瑕穢習著欲者當墮苦痛放逸
行者智上所離愚癡為闇瞑當於其
中為作平等燈明人意難調名色甚
深六入無猒不斷諸習當遇苦毒痛
痒不安恩愛為根擔枷械諸受難捨
與有共合長為怨會生死難斷為人
多衆事憒丙疾迷乱身不堅固會當
歸死樂少憂多佛法為第一安不可
以塵勞之行貪欲放逸之心而得立
功德行今我在愚癡之中不得一心
定意不可以樂生死意與惡人會冣
治善道何況乃欲得無上正直道我
寧可從高樓上東向自投莫使我諸
家眷屬於門中作罣㝵不得
出也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國王太子德光

向彼吉義如来無所著等正覺自投口說是言假使世尊有一切智能悉普見者今天中天當念救我於是吉義如来無所著等正覺申右臂放手光明照德光太子其光明中有自然百千葉蓮花大如車輪其蓮花出億百千光明皆普徹照於是德光太子即從此蓮花上欲往詣吉義如来無所著等正覺所遥叉手作礼三反自歸尒時吉義如来迴光還照於是太子尋光去至佛所稽首佛足見世尊諸根寂定尒時德光太子以偈讚吉義如来而說頌曰

吾不久覲醫王名　今者輙得見於佛
云何立在瑕穢行　皆能致得一切法
我向者夜中半時　從諸天聞佛無想
適聞愁憂无復樂　何所是人無放逸
其失道者示正路　諸無眼目得等視
今願為我現大道　慈哀療疾使信淨
令衆貧窮得富樂　拘閉牢獄得解脫
斷吾狐疑除諸結　唯願解說其道行
為吾現正離外道　於闇暝中作燈明
為諸傷害除垢穢　願大醫王斷吾疑

劉

願度脱我生死道
令得超度愁憂海
今壽命短法命盡
無福之人不如願
今聞導師唯決要
能奉行佛尊妙道
斷絶去吾諸所愛
及以八道入大乘
多有妨廢功德行
今吾適開願解疑
云何菩薩為放逸
度脱人民生死惱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吉義如来知德光太子心所念廣為解說諸菩薩行德光太子聞彼佛所說即得無盡惣持門逮五神通即踊在虚空化作妙花以散吉義如来上尒時頞真無王明旦聞太子宮中婇女啼泣聲面即為變便往到太子宮中問何故啼泣諸采女荅言德光太子不現不知所在於是王頞真無聞太子不現即便躃地與數千衆俱而舉聲啼泣尒時城神来到其舍告王頞真無言大王無得啼泣愁憂太子東去往見吉義如来稽首作礼䠐拜承事王頞真無聞神語聲與諸眷屬大臣及太子後宮婇女及八十四億鄣衛百千人東出往詣吉義如来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佛語賴吒和羅尒時吉義如来

知國王頞真無意即為如應說法今
一切衆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於
是王太子德光白吉義佛願佛受我
清淨飯食請施佛即默然受之德光
太子語父母及諸眷屬今顧仁者勸
助城郭莊飾瓔珞以奉如来不當有
貪心有所惜也應時皆同心勸助放
心布施於是王太子德光及眷屬共
奉吉義如来莊飾瓔珞宮殿城郭心
無遺惜日作五百種味以供養佛及
比丘僧為一切比丘以赤栴檀香及
七寳為房室以摩尼為經行處於上
作琦寳交露帳幔南北各有花樹行
列邊有浴池中生優鉢花其邊際清
淨無垢其花有百千葉設百千座一
一比丘各有是具尒時德光太子令
諸比丘不憂衣服亦不想他比丘獨
得衣被彼於是億歲中未曾睡卧不
念所愛不貪其身供養於佛所念無
異尒時未曾有想念於欲亦無諍乱
心無所喜不貪於國一切無所愛惜
不貪身命内外無所著於是聞佛所
說法皆悉受持不重問如来初不忘

劉

浴亦不洗足亦不以香塗身不起疲
猒之意亦未曾坐除其飲食左右吉
義如来般涅曰已後即為造起亦栴
檀塔寺於百千歲供養所可闍維如
来處以一切天下諸花諸香擣香雜
香伎樂以為供養起九十四億塔皆
用七寶珎琦之物以為帳幔覆盖其
上各以五百七寶盖供養諸塔及百
千伎樂一切閻浮利諸花寶樹用供
養塔各然百千燈二二所然油其價
百千及散一切香花如是之比具足
供養億歲中然後德光太子棄家學
道作沙門著三法衣常行分衛初不
豫世事亦不睡卧了無求食之心具
足四億歲中常恵法施未曾計有我
亦不嫌他人何況求供養亦無生死
語為衆說法不勸令生天上學是行
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宮眷屬使為沙
門佛語賴吒和羅介時淨居諸天心
念言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皆令作
沙門我等於是亦當作行供事三寶
由是三寶得立而不斷絶其吉義如
来般涅洹已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

德光太子經　第二十四板　半

億歲皆是德光比丘所擁護其德光
太子如是之比供養九十四億那術
百千佛
佛告賴吒和羅汝知尒時國王頞真
無不荅言不及佛言則无量壽如来
是汝知尒時德光太子不荅言不及
則吾身是也尒時城神者則无怒覺
如来是佛語賴吒和羅用是故菩薩
大士欲得無上正真道㝡正覺者當
學德光太子之行寂寞之教棄捨恩
愛無放逸之行我求無上正真道時
所行勤苦精進乃如是輩無行者
貪著衣食愁思無厭用供養故自遠
佛法所學無益汙乱沙門壞菩薩法
恣其身口意妄造所願捨其本行貪
求被牀卧具病瘦醫藥無有慙愧之
心不樂政行學無常之法不奉尊教
遠離佛行於道自棄意不樂解脫行
佛語賴吒和羅以是故聞此法已當
覺了之棄惡知識莫與無行者相隨
棄諸貪欲佛尒時說偈言
學道貪利及飲食　即為不樂十力行
棄捐於佛百德教　用利供養墮他家

剛强與惡無慙愧 自放恣墮諸貪會
為起塵勞墮邪行 便自說言我德行
身在閑居遊於城 利供養故作恣行
遠於解脫空去地 以故當棄離諸有
為不敬佛及正法 遠離衆僧諸功德
棄捐善道墮三惡 為失八百諸尊行
若有聞說是經者 審淨其意常精進
無數億劫佛難值 當用是故如法行
其說得佛大乘者 常思念是功德句
念已審尒一心住 當得無㝵安隱道
常立賢聖習觀德 意念猒足自制心
汝等勿得捐善場 當墮五道如癡人
習閑居止常精進 住莫自輕勿易他
訶教已身寂其心 我本奉億佛教誡
不惜身命意質朴 精進於法行恭敬
我故常說此言誨 行是已後道不難
聞是若喜大乘者 不能精進不樂聽
其有智者樂此言 後當棄惡及怨結

佛告賴吒和羅若有菩薩行五度無極不如學是經奉行順教彼之功德百倍不及學此經者說此經時三十那術天及人發無上正真道意皆得立不退轉地七千比丘得無起忍漏

濡光太子經　第二十六張　羊

盡意解於是賢者賴吒和羅白佛言
是經名為何等云何奉行佛告賴吒
和羅是經名為離癡願行清淨當學
當持正士所樂大菩薩行具足諸義
佛說如是賴吒和羅諸天世間人民
龍鬼神等皆大歡喜起前為佛作礼
而去

佛說德光太子經

辛丑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德光太子經　第十七張　千

創